

草木欣欣鼓浪屿

□ 刘云霞

当我缓步于厦门鼓浪屿一条条幽深静谧的小巷，为一步一城、一院一乾坤的建筑啧啧称奇时，我同时被无处不有的草木缭乱了视野。

那草木与建筑是长成一团的。

乍一看，不知是建筑先打的夯，还是植物先落的种；抑或在建筑打夯垒基的那一刻，种子已同水分空气一起和了进去。随后，时间走、种子发，就有了眼前难解难分的建筑与草木混合体。那些草本的藤本的本本的，众多说不清因缘于哪个种属的根茎叶蔓枝须，在建建物周身横着竖着斜着弯着扭着悬着，穿岩逾垣，飞檐走壁，极尽生长之能事；或与那建筑物互交互连互托互举，其状如造型奇怪怪异的杂技表演或功夫戏，静听慢看，场景变换颼颼飒飒，令人耳晕目眩。

尤其是那榕树。一股气就能吹出万缕根，一根植下，万木葱茏。榕树的根像风里的瀑，随处罗网，遍地布阵。所以，榕树所向往往气吞山河。沿途每见有石坛或铁栅栏围着榕树的根，像围着一营不服管束到处参刺的千军万马。

“鼓浪屿四周海茫茫，海水掀起波浪……”

浪的力量不可小觑。

浪涛于天，浪萦于地，土地阳光空气都是湿漉漉的。好似风里浪里随意撒一把种子，它们都会像浪四溅开来，当空都会有红生绿发。墙头墙身门顶门侧，任何一处砖石缝隙，无处不有草木们一篷一束一枝地做鬼脸扮怪相，洋洋自得地独乐乐又众乐乐。

你甚至能看到，墨藻、青苔随时从墙体泛出，又在漫天水汽蒸腾下所向披靡地伸枝展叶。蓦然回首，那颗很久以前随风落在石墙上的榕树种子，不知何时已长成大树，其子子孙孙的根系已盘绕成石墙外的一道篱笆墙，墙的树、树的墙相以为

防。草木世界稳扎稳打于人的建筑中，恍惚间，那草木已成建筑的活体器官，或者就是建筑的同体变身，蕴含着建筑的年轮和呼吸。当一拨又一拨人穿堂风般一闪即逝后，草木们以其一茬又一茬生生不息的独特语言，诉说着人与建筑、人与小岛的故事。

墙宜势旺，推着植物园里的万木撒欢。

凤凰木、三角梅、鸡蛋花、散尾葵、炮仗花、曼陀罗、使君子，还有龙眼、槟榔、木瓜、麻黄、石栗、杉、柏、樟等，各种树。

北人南来，识不得琳琅满目的南国草木，被人一一导盲认过，方知许多是常日里的老相识。比如，入口的龙眼、木瓜，医病的麻黄、曼陀罗等，还有一些直接从熟悉的诗里歌里蹦出来：

“高高的树上结槟榔——”这槟榔是着实高呀，高得超出歌声和想象。我边唱边想，如此高的槟榔如何采？不会一个高声部男调迎风而上，槟榔就落在了少女的衣裙吧？

榕树更不用说，早在罗大佑的《童年》里植下了根。数十年过去，知了声声年年听，榕树却无缘见到。如今相见，它们果然大气磅礴，令人怦然心动。

舒婷是鼓浪屿泥土里随意一插就生根发芽的“幸运木棍”。她的《致橡树》不仅令并行的橡树、木棉相互顾盼，爱意柔柔，也让人感觉一岛草木都在激情奔放或颌首低吟地抒情。

人惯言“人非草木”，好像唯有人才是多情种。与鼓浪屿舒展绽放、多姿多彩的草木相比，工事般各自设防的人类不知要逊色多少。

不过，鼓浪屿人似乎是个例外。

不同气候带的人们曾经冰火相融共生于此，“环球同此凉热”的梦想，在一个巴掌大的小岛上实现了。

所以，你看这鼓浪屿，建筑是世界风的大杂烩，生活方式也是中外一体的混血，却能够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。

一个世人眼里曾经的“伊甸园”，恰如那纤柔又无坚不摧的南国草木世界，处处都写着耐人寻味的哲理。

让小草草木欣欣、万籁惊蛰的，还有一群被称为侨民的人。在鹿礁路深巷的一端，一座半开的院门旁赫然有“林氏府”三个大字。巷内静静的，院内阶下修剪齐整的草木也是静静的，静得似乎不容侵犯。走进后才知，这就是那个让一座小岛电灯电话自来水，响起来亮起来哗啦啦流起来的林尔嘉的府邸。

林尔嘉在鼓浪屿的留存很多。最坚实和响亮的是“实业救国”，人气最旺的是美景与诗意齐飞的菽庄花园。

林氏府之外，还有杨家园、褚家园、黄家园、许家园……

园子的主人们如鼓浪屿四周掀起又落下的浪，闽南的风南洋的风西洋的风拂过他们，刷新着他们的视野。他们把对世界的认识融进花园别墅的园家里，写进亭台楼榭的建筑语言里，也以一己之力为这座小岛供给着养分。

而今，这些花园里的家园多是商住两用。楼上主人楼下客，家庭旅馆、咖啡馆、茶饼坊等不一而足。亦有整座院都做了宾馆客栈的，那是草木与建筑、人与自然的合体，也是个体与世界的不同叠合。

远方的客人走进来，踩着亭廊回

环楼台错落小桥流水的诗韵，在草木装点的绿荫红伞下坐下，慢慢地咿，静静地品，听一听园子里悠远的往事。不时有弦乐自草木掩映下的家庭、社区音乐会里远远近近地破空飞来，引得蜂蝶花鸟一片迷乱。一时间，整个小岛都在踏乐起舞。

林家肠粉、郑家墨鱼丸、台湾一口肠、香辣金门螺……贝螺蟹蚌鱼虾，海味土味十足的小吃烟火缭绕于商业街上。有心人会发现，日复一日的寻常日子里，隐着历史的遗痕，藏着传统的味道。

也有老器盛新物、旧址叠新土的，比如菽庄花园里的钢琴博物馆、杨家园里的东方鱼骨艺术馆、原英国领事馆里的鼓浪屿历史文化陈列馆、原德国领事馆遗址里的佟小曼手工茶饼坊……

时间在这里合围成一个新空间。一处景致，多重景深，鼓浪屿在延续生活中延续着历史。

很多建筑物上都有一个盾形铭牌，标有建设年代和“历史风貌建筑”字样。

时间定格了鼓浪屿的历史风貌。曾经的家庭往事家国情怀，曾经的西洋影子世界风，都隐在时间按钮下，一旦打开，都有一段让鼓浪屿、让世界心绪难平的故事。

也可以说，是一重重浪把鼓浪屿冲进了世界视野，也是一重重浪开蒙了一座荒岛，使一个国家由此开窗看世界。医疗、教育、文学、音乐、绘画、体育、娱乐，汇成一座小岛生命有机体必需的阳光空气水分，孕出鼓浪屿的昨天，育着鼓浪屿的今天。

草木欣欣的鼓浪屿由此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时间标本、一个大同人间的生态图，向世界开放。



鼓浪屿风光 本报记者 陈晨 摄

行走荒甸之上

□ 北雁

斜风。细雨。马铃。

叮当，叮当……我们紧跟着一串清脆的马铃，步入云南大理苍山云弄、五合两峰之间这块开阔的草甸。这片高山草场被誉为大理的天空花园，海拔2900多米，南北长20多公里，东西宽3公里。一条大路从草甸正中开辟出来，于是视线也被拉得很长，直到两峰之间云雾缥缈的尽头。

来花甸坝之前，我曾千百次想象过，自己将会以怎样的姿势行走在这块美丽的荒原之上。可经历两个小时攀登，方到隘口，我就被一阵大风刮得迈不开步子，接着头上的帽子就随风箠一般飞上天空，眨眼间就飞出了四五十米。庆幸的是，风稍稍一顿，帽子正好落到后面跟上来的同伴眼前，他一把抓住，送了回来，就跟动作电影里的画面一般迅捷轻灵。顷刻间，风又重新大了起来，跟着又下起了雨，我们一个个都裹紧了雨衣，却裹不住迎面吹来的一阵阵斜风细雨，时不时地钻进胸怀，带来几下寒意。于是，花甸坝给我的最初印象，就像一个狭长的口袋，一个能装下风婆婆和雨姑娘所有家当的口袋。

牦牛。草地。羊群。

面对这么开阔的草地，我们惊呼、尖叫。当然，我们也只能用这样

的方式，才能表达出抵达时的激动。碧毯一般的草地上，一群一群的牦牛正安详自得地吃草。是的，安详。我搜肠刮肚，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它们的憨态。风依旧很大，雨还在天空密密斜斜地织着，风雨交加的境地里，它们却只顾低着头，舒舒服服地啃着一地青草。它们身上裹着厚厚一层黑毛，遮去了所有凄风冷雨。这是它们的家园，它们的乐土，它们的天堂，而这正是它们可以安详自得的理由。许多同伴顾不上雨水，踩到绿地里，和它们一起拍照，惊得那些离群远的牦牛又小跑一气，回到自己的族群之中，只留下草甸上一阵又一阵愉悦的欢笑。我也走进草地，举起相机拍照，才发觉这草地远比在路面上看到的开阔。水沟在低洼处迂回，积成一个个水潭，倒映着两边的群山。我低下头细细一看，水里还有微妙的生态世界。一群群羊、野猪，自由奔走的矮马，或许还有其他什么牲畜，隐藏在低矮的竹林和灌木丛中。此时正是夏季，草地绿得极为纯粹，各种动物却让不同的颜色组成了不同的图案，黑色、白色、金黄，摆在眼前，极是和谐、悦目，像是在一个巨大的绿盘中撒下一把色调不一的宝石。在这种意境中，很容易想起容中甲尔和腾格尔的歌声，苍浑而又辽远，哼在嘴边，轻轻吟唱。

鲜花。绿树。流云。

风住了，雨终于也停了。确切地说是只停了片刻，接着又重新下起来，只是小了许多，绒绒的，像是牛羊身上的碎毛，星星点点地飘上了天空，再之后终于停了下来。不多时，天空透出几分光亮，一下子让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起来。荒甸上呈现更加怡人的景象。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我们一个四五十人的徒步队伍被逐渐拉开了距离。不多时，前头的马铃声不见了，身后的同伴先是被分割成一条长长的单行细线，接着又被分割成一组组圆点。很快，就剩了我独自在这广阔的荒甸之中行走。一条大路在看不到边际的山峡中延续，再经过一两小坡，居然就构成了一个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”的境地。没有喧嚣，没有惊扰，天地之间，只有我一个人在行走中思考。这种近乎与世隔绝的境界，哪怕就是这短短几分钟，居然都能让人一下子深刻起来。这样的旅途充满了宁静，却不寂寞。荒甸之上，四处方点缀着零星的花朵，一丛丛嫩得可人的灌木一片连一片，尖芽儿红似二月花。荒甸之中的绿树，高大、挺秀，却又零散，两峰之间，流云缥缈，行无踪迹，一种仙山云海的境地，让人陶醉。

石桥。马匹。炊烟。

我只能在寂寞中继续行走，时不时还能在路边看到一些早已废弃的石房子，空荡荡的景象，让偌大一

个坝子更多了几分荒凉。记得先前在隘口稍息时，我就看到一块石碑上记载了当年公路通到花甸坝的境况，其中一首诗让我印象深刻：“四十华里羊肠道，陡坡悬崖插云霄。苍山低头现通途，人民雄心比天高。”可见几十年前，人们也曾有征服这块土地的决心，但恶劣的气象条件，最终让这块高山牧场重新归于沉睡。路被山洪冲断，曾经盖好的房舍又重新沦为荒野。“荒甸坝”，也就成了花甸坝的另一种称谓。而我却觉得这样也挺好，正因如此，这块土地才保存得这么美丽、宁静、完整。

寻访虽艰辛，却也让人流连忘返。都说轻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被珍惜，很难想象一个不要求索的境地究竟能带给人多少回味。经过几处石房，只见房前屋后遍地蕨菜，一直延伸到远方。我弯下腰，随手掐去，不大一会儿便掐了一大把，忍不住想象晚餐桌上多出一大盘佳肴的景象。说实话，在荒甸上连续行走了三个多钟头，此时我已经有了几分困乏和饥饿，于是忍不住又咽了咽口水。不想一抬头，却看到不远处的四五个人，也正弯腰在荒野里采蕨菜，料想村庄应该已经不远了。

于是，回到路上继续行进。经过一座古老的石桥，遇上一骑骏马，前方隐在林间的房舍之上，一缕炊烟正暖暖地飘散着诱人的厨香。

从一片叶子抵达日照

□ 吕峰

日照，日出初光先照的地方，亦是让人心生向往的地方。那年仲夏，得朋友相邀，去日照的海边会面，让我甚为欢喜。在看海、听海、赶海、吃海的同时，我邂逅了名为“日照绿”的茶。此茶生于海之滨、山之野、林之间，是让人心生欢喜的尤物。日一照一绿一，念起这三个字，仿佛有一股磅礴的生命气从嘴边、从肺腑间涌起，如春潮泛滥，一下子将我撞了个趔趄。

茶园隐于松涛林间，三面松柏环抱，一面临海，宛如化外之境。能寻得如此幽静之所，着实让我有些意外。茂密的松柏林构成天然的门户，穿过它们，方能抵达茶园。茶园与大海几步之遥，在茶园里，可听松涛声，亦可听海浪声。身处其间，是真正的“人在草木间”。在静谧的茶园，海风缓缓地吹来，一种温热的大海的气息就此弥散开来，如游丝，如雨雾，如潮水。

茶室内长窗落地，一抬头，一望眼，满目山色，满目青翠，坐在那里喝茶，内心澄澈如眼前的茶汤。将茶叶投入玻璃盏碗后，缓缓注入沸水。茶叶被水一冲，仿佛一个激灵，立即来了精神，像淋了一场初春贵如油的雨，唤醒了沉睡的记忆。干叶贪婪地吸着水，膨胀，变绿，像刚从茶树上摘下来。水也被染成绿色，茶叶慢慢与水融为一体，像一滴墨在水中荡漾出千变万化的形态。因为水，拧成团的身子舒展了，滋润了，立在水中，像一株株春苗露出芽头，好像再次回到迎风沐雨的茶树，回到沾满露水的清晨。

茶汤透明如琥珀，绿得明媚而高贵、透明而干净。虽然身处仲夏，我却不由得想起春和景明时节。清幽的香气在鼻端散溢，迫不及待吸入口中，用舌尖抵住，茶香入腮、入颞、入舌、入喉、入肺，如同肆意泛滥的香潮，让我如饮春醪。一时间，我的目光迷离了，我的神经舒缓了，好似魂游天外，尽情在青山绿水间沉醉，悠悠然不可名说。看着我痴醉如狂的样子，朋友笑着摇了摇头。

其实，早在春秋时期，齐鲁大地的人们就开始饮茶了。陆羽《茶经》记载：“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氏，闻于鲁周公。”可以说，在神农尝茶后，山东已开

饮茶之风。日照人素有饮茶的习惯，沿海渔民尤甚，出海前必饱饮一顿，方才打着囁儿上船入海。打鱼归来，回到家第一件事也是喝茶，直喝得浑身上下连骨头缝里都滋润透了，才舒舒服服地该干什么干什么。

日照是南茶北引的试种地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当然也养一方草木，从南方辗转而来的嘉木得以在日照落地、生根、成蔭。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，日照的茶叶片厚、香气高、滋味浓，且耐冲泡，入口鲜活清香。

游走浮生，凡事看轻、看淡，日子便会悠长缓慢如古。在日照海边的茶园，我一觉睡到自然醒。晨曦透过玻璃照射进屋，鸟声透着细瓷的质感穿窗而来，落在枕边，清脆动人。大自然里那段最黑暗的时光仿佛被它们的歌声惊醒，黎明似乎在惊讶里一下子就张开了眼睛，开始变得白白亮亮的。在此起彼伏的鸟鸣声中，我依稀看到窗外有无数鸟儿不请自来，如晤旧友。

循着鸟鸣，在茶园里信步游走，一棵棵茶树依次排开，你挨着我，我挨着你，蜿蜒逶迤，郁郁葱葱，茶的气息在四野漫延。在淡如轻纱的薄雾中，在初升红日的晨曦里，茶树绿油油绿的，青翠欲滴，伸展着闪亮的枝枝叶叶，眉眼低垂，随风而舞，婀娜多姿，深情款款，像把阳光、雨水、清新和煦的风，以及缭绕的晨雾一起带到跟前。

日本画家与谢芜村曾有俳句：“挥斧砍柴，忽闻芳香，身在寒林中。”此乃人生之妙境。在寂静的茶园坐下来，泡上一碗茶，有闲情，有兴趣，有风雅，有古意，尤其是吸饮日照绿这样的佳茗。此时，宜燃一炉香，宜读一卷书，宜弹一曲琴。站在园子里，携一身茶气，即可打发一天的辰光，从朝到暮，直至斜阳西坠，坠入茶盏里，坠入黑暗中，人亦如坠其中。在海边的茶园，一杯清茶，三寸光阴，即可将心灵放空。最妙的是与二三人同饮，可得半日之闲，惬意至心。

从日照归来后，喝着从那里携来的日照绿，一个上午很快过去了，一天很快过去了，一周很快过去了，一个夏天也将很快过去了……每一次吃茶，都是一次抵达。我从一片叶子抵达日照，去观山色，去听松涛，去折闲花，去揽流云，去煮春茶，实乃人生之幸事。

时光里的岩脚

□ 黄树生

不经意间，雨落了下来。

最初是一滴一滴的，先是打在屋顶的瓦上，而后是墙根芭蕉叶上，叶子和瓦发出的声音不尽相同。摸够细细绵绵的温柔，用手一抹，脸上润润的，再抬起眼，整个古镇也这般润润的了。

踩着贵州六盘水岩脚古镇明清盐商文化街上了年纪的青石板，脚步不知不觉放慢，梅雨天气没有影响这厢烟火。一处店家揭开蒸屉，白雾腾起，很快与天青色汇合，化为雨滴。有油纸伞撑起，缓了雨滴急坠，丝丝缕缕从伞骨末端滑落，轻柔地抚摸石板，为青石板街打上一层蜡油。多余的雨从不同的缝隙里逃逸，它们知道自己终会回到石板街对面的廻龙溪，已有圈圈涟漪在那里等待。

石板街上的青石板更青了，似屋顶上最老的瓦那般殷。整个古街变成一块承载六百年风雨的瓦，新旧更替，颜色变换，告诉世人，它还要继续承载更多时光。

白色的墙，被雨水泼墨滴淌般留下故旧痕迹。灯杆发着呆，灯杆旁的门房困了，门房里的生活泛着倦意。檐角的灯笼如月静默，红色盖头渐褪成浅赭，仿佛明朝时就已经挂了上去，正好契合这山水浸染的黑与白。水墨画卷里漾出一圈圈不同颜色的花，窈窕的女子撑伞走过，成了一面靓丽的景。

一条黄狗从半掩的门帘出来，似要到哪儿去，到了石街中心，抖抖挂了水珠的毛又蹭回去，倏忽间好像什么都不发生。行人和商贩要从容许多，不急切让雨停下，好似欲逃离在这场烟雨里。

时光慢了下来。整日没有多少喧嚣，引车贩浆也透着温婉。有的老店甚至没挂招牌，买卖就在雨声里完成了，让人知道，古镇不是多少年前就为今天的热闹埋下了伏笔，而是多少年前就像今天这般热闹。

穿行古街，一股香味穿帘破雨而来，寻到店铺，知是“岩脚肉饼”。据说“吴三爷”家的肉饼已有上百年历史，香味醇厚浓郁，一如岁月绵长。不只肉饼，还有远近闻名的“岩脚面”，它的发

迹与古驿道的兴盛分不开。唐宋时期，岩脚古驿道是川滇黔交界处的必经之地，至明嘉靖年间，这条古驿道上已是川流不息，马道纵横，驻马店盛行。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，八方来客喜食面食，岩脚面条应运而兴。“岩脚酱”“岩脚醋”也是特产，盐业、银业彼时同样蜚声云贵大地。

古街巷尾，一座古老的石桥拱在廻龙溪上，将历史与现代连接起来。三合桥建于18世纪，石板铺就，可走车马，几经修缮。明清时，这里是马帮入滇的必经之路。看到桥身两侧的杂草荣枯交替，像刮不干净的胡茬，曾经人踩马踏的圆润石阶也在风吹雨打中变得清瘦。石桥老人佝偻着身子，顽强地撑起古驿道辉煌的历史。我努力想象当年骡马商队风雨相携的身影，几声鸟鸣，雾散了画面，看不到了，都躲进镇上老人的回忆里。

是怎样的难趣，让最先到这里的人在陡峰下结庐？水流冲刷着山壁，山壁上却有人家，是“岩脚”名称的由来吗？从山上看，岩脚是一片白墙青瓦的世界。古镇有陡峭的象鼻山为依，南有清澈的廻龙溪作障。沿着栈道行走溪畔，两岸的青山、古树、屋宇映入眼帘，奇山秀水，移步换景，垂钓者悠然自在，步行者心旷神怡。

傍晚，雨停了。雨后山风清新而恣意，古镇的灯亮了起来。路灯、车灯、摊点的灯、灯笼里的灯，还有天上的月……它们在古镇的角角落落交汇融合，为依山傍水的白墙青瓦镀上一层温暖的橘辉。此时，青石板像一面面铜镜，闪着五颜六色的光。

有舟行于溪上吗？水中的屋舍，包括不同房间的灯、灯光中的人影都被打散了。有鱼儿吐水，月亮在水中皱眉，复变得玉润。哪里来的歌声，还有夜食摊上的猜拳令，晚归的人已经随着几声车鸣远去……

有什么东西跌落，墙根树脚的虫声屏息静默，很快发现太平无事，又试探性响起。没有打更声，号称“小荆州”的岩脚古镇陷入一片沉寂。

片片青石、层层黛瓦、盏盏灯笼，都会以这种沉寂来消磨今晚漫长的时光了。